

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

纽约旧事

〔美〕伊迪丝·华顿 著 蒲隆 等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登录号	101790
分类号	I712.45
种次号	062

组 约 旧 事

[美]伊迪丝·华顿 著 蒲隆等 译

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 主编 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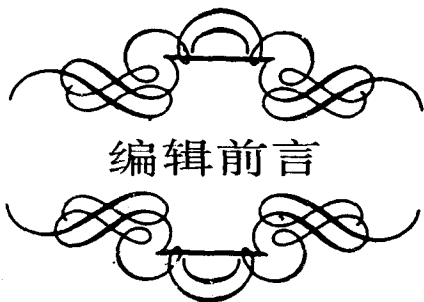
敦 煌 文 艺 出 版 社

书 名 纽约旧事

作 者 [美]伊迪丝·华顿 著 蒲隆 等译
责任编辑 刘铁巍
封面设计 刘惠星
版式设计 铁 薇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2
印 张 13.25
字 数 320,000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80587-379-8/I·338
定 价 18.6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编辑前言

在一九九六年春末夏初的马德里,伴随着国际出版家协会年会,国际图书节及西班牙文学成就展的盛况,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师泰斗。像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美国诗人约翰·乔尔诺、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等等。正是在此次会议上,他们之中有人预测并确认:本世纪末的世界文学走向是向“古典”回归。与此同时,将时间回溯半年至一九九五年岁末,地处中国西部的敦煌文艺出版社正式制定了“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的出版计划。丛书主题为:回归古典、回归传统。这或许能称之为一种契合、一种汇合于世纪末的契合。

当时间的巨手即将把二十世纪的百年之页轻轻翻掠而过之际,我们要做的很多,这其中包括思索、追溯、建构、重塑……等等。有关人士将这次世界性的回归的原因归结为:对本世纪喧嚣飞扬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厌弃和反拨。由于现代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过分崇尚形式的创新和文学的哲学内涵,从而使文学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艰涩,也越来越背离或远离读者。至此,曾经给二十世纪文学带来鲜活生机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却给文学造成深刻的障碍。长此以往,文学将有生存之忧。再者,二十世纪是创造主义的世纪,各种思潮、各种理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有一定的倾覆与瓦解作用。大破之后未必就有大立。文化的运动机制也越来越偏离文学的本原。世纪末的情绪弥漫着浓浓的失落与悲哀。随着家庭与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西方作家普遍感到前途渺茫,他们在慨叹与彷徨中向古典、向传统讨回失去的依托,便有了几分必然的意味。“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正是在文学本身的回复,社会观、价值观、婚姻观及道德观的修复上显示出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所选作家作品分别是: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安妮·勃朗特的《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苏珊娜·穆迪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伊迪丝·华顿的《纽约旧事》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岁月》。这五位作家虽然所处时代、国家各不相同但在以上五部作品中都采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直接描写社会,如实反映人生,程度不同地洋溢着一种纯理性的道德醒世力量。

简·奥斯丁(1775—1817)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她一生拥有不少的桂冠,其中极为主要的就是“道德教育家”的桂冠。与其同时代的英国大作家司各特对奥斯丁的创作曾不断地予以赞誉:“这位年轻女士擅长描写平凡生活的各种纠葛,感受及人物,她这种才干我以为最是出色,为我前所未见。……那种细腻的笔触,由于描写真实,把平平常常的凡人小事勾勒得津津有味,我就做不到。”同时还被认为在“世界上再没有比她更不妥协、更无情的小说家了。”在《曼斯菲尔德庄园》这部小说中,她写的是传统德行的重要性。她极为推崇她的教养赋予她的那些基

本德行，充分肯定那些在道德问题上持有正确见解的人。她把自己与那些人们经常遇到而又容易分辨的美德联系起来。这也是《曼斯菲尔庄园》获得相当好评的原因之一。作者本人曾写道：“赫登先生正在第一次读《曼斯菲尔庄园》，他认为这本小说比《傲慢与偏见》好。”

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创作中取得突出成就的还有，“勃朗特三姐妹”中的安妮·勃朗特(1820—1849)。在她的力作《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中，显现出作者深刻和非凡的洞察力。她像一个客观的解剖学家向人们指出：自我放纵、邪恶和放荡会对人的品质起腐蚀作用，对社会同样会起腐蚀作用。作为本书魅力主要载体的海伦这个人物的性格，她的不同品质的奇特混合，是她的许多苦恼的根源，在她身上，安妮以无畏的诚实反映出一个急切的完美的性格，暴烈的脾气，汹涌的热情和正直不阿——这也正是安妮·勃朗特自己的性格。由于这部小说满含着对世人自鸣得意情绪的挑战，所以素来不太为世人接受。但它不仅仅真切地描绘了一群荡子的浪形，还真实真切地反映了一个放荡的社会侧影。也正因此，它才会长久地响彻着真实的声音。

伊迪丝·华顿(1862—1937)，在创作上沿袭了简·奥斯丁的创作风格，是本世纪初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书中收录的像反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纽约生活的《老处女》及反映底层人们生活的《班纳姐妹》，都是传世的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

苏珊娜·穆迪(1803—1885)，是加拿大文学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部在加拿大文学史上享有“经典之作”之称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是她最出色也是最真切的作品。

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的主要倾向是寻找一种现代艺术。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正是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的开拓者，是“意识流”小说理论的极重要的阐述者和成就者。然而正是这位“意识大师”却在1937年所著的《岁月》中峰回路转，转向了现

实主义的创作。她在日记中写道：它将包罗万象、囊括两性、教育、人生诸方面的问题……我发现自己已转换口味，对于事实极感兴趣，对于拥有难以胜数的大量事实极感兴趣。我想，我开始抓住了整体，在此书的结尾，日常的正常生活中的那种压力，将会继续存在。它并不是说教，但是，它将包含不可胜数的思想观念——历史、政治、女权、运动、艺术、文学——一言以蔽之，它将概括我所知道、感受的、嘲笑的、鄙视的、喜欢的、赞美的、憎恨的等等方面。《岁月》中伍尔夫把大量的事实和观念，纳入一部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表现了帕吉特家族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近半个世纪的经历。《岁月》出版后，在英国很受读者的欢迎，在美国一度成为畅销书。原因便因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之作。

这五部作品都是如此真实之作，都有一个如此真实的命脉，都将闪烁永久的真实之光。

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积累效应。每一代人都要在前人所创作的文化基础上才能进行的新的创造，使人类文化越来越丰富。人们衡量一本图书优劣，首先也是看它对文化积累、保存和发展有无重大价值。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积累和建设的过程，总是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合交流的过程。黑格尔在讲到接受前人文化遗产时，说过：“当我们去吸收它，并使它成为我们所有时，我们就使它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有的特性”，“那种接受过来的遗产就这样地改变了。”这些遗产在出版中的演绎便是出精品，出高品位、高质量、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精品。“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或许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精品。同时在这套书中，我们还力图弥补一些翻译及出版界尚存对世界名著译介中的空白，与读者一同去认知她们和她们的作品。我们相信，虽然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但意义却是深远的。

有人说，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它可以使当时看来是坚实牢靠的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

得是脆弱的声望巩固下来。在今天,奥斯丁即使对于中国的读者也几近家喻户晓,然而作家在世时只发表了四部不署名的小说,在当时声望并不高,与同时代的司各特的盛誉简直不能相比。《傲慢与偏见》第一版只印了一千五百册,而几乎同期出版的司各特的《罗伯·罗依》两周内就销了一万册。在十九世纪的文学批评中,奥斯丁远远没有得到她在文学史、小说史上应有的地位。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她所赢得的赞誉可就非同一般了。首先经过读者和批评家的鉴定毫无疑问地确认为“公认的经典”。当代著名评论家艾德蒙·威尔逊指出:一百多年来,英国曾发生过几次趣味的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在奥斯丁于二十世纪声名大震的同时,原先十分煊赫的司各特却声誉大跌,且无可挽回。即使这样,对奥斯丁的认知仍是不完善的。提起奥斯丁,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或只能想到的便是《傲慢与偏见》。当然,《傲慢与偏见》确实是公认的奥斯丁最成功最伟大的小说,但被评论家称为“如此完善动人”、“毕竟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却受到了多方面的忽略,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同时被忽略的还有奥斯丁的另外四部作品。笔者认为,对于十九世纪欧洲作家恐怕没有谁比安妮·勃朗特更需要认知。虽说人人都知道“勃朗特三姐妹”,但安妮·勃朗特却始终湮没于两位姐姐夺目的光环之中,就像一个空泛的影子,附着在姐姐们的声誉之中。一百多年来一直如此。不是吗?中国读者知道夏洛蒂·勃朗特和《简·爱》,知道艾米莉·勃朗特同《呼啸山庄》,但肯定不知道安妮·勃朗特与《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在此我想引用克莱格·贝尔先生的在一九六六年的一段评论,这或许是一家之言,却语出惊人。“除了《安娜·卡列尼娜》外,没有别的小说像《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一样将一桩婚姻从热恋到毁灭展现得如此真切,所写人性深处的善恶之争扣人心弦,整个英语文学中并不多见。在二十世纪结束之前,我们的后辈将发现以往对安妮和《怀尔

德菲尔山庄的房客》的评价一直有欠公正，他们将过晚地重新评价这部小说，确立其经典杰作的地位——超过《简·爱》，与《呼啸山庄》并驾齐驱。”

对于伊迪丝·华顿、苏珊娜·穆迪，我们对她们的认知远没有达到理应达到的程度。她们作品中所蕴藏的价值，远没有被我们所认识。同样，弗吉尼亚·伍尔芙也被低估了。英国文学发展史中整整一个时期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确实除了乔伊斯之外，未必还有其他英语作家在采用新的手法上曾取得比她更大的成就。法国著名评论家吉斯兰·杜南曾说：“人们习惯地会把她与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等并列为二十世纪文学的奠基人。不过，只有她是女人，因的确没有他们那样驰名……”

正是有感于人类文学史上，这些极富才华，有着卓越成就，对人类文化宝库有过极宝贵奉献的女性作家，都有被曲折确认的经历，我们郑重地向读者奉献“世界杰出女作家经典丛书”，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同时，还由于这五位非凡的女性作家，为我们塑造一批至今仍产生影响的女性形象。像奥斯丁笔下的伊丽莎白、范妮；安妮笔下的海伦；华顿夫人笔下的班纳姐妹；苏珊娜·穆迪笔下的穆迪夫人等等。同时，她们对妇女自觉、争取妇女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简·奥斯丁到安妮·勃朗特，再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后者都将前者的进程大大推进了一步。她们的作品是感人的，她们的人格也同样是感人的。丛书的出版，是我们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给予她们的回报。

最后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本套丛书的译者们所表现出的严谨的学者风范，正是他们精益求精的工作，确保了译文质量。

一九九七年三月



译序

美国文学批评家菲利普·拉赫夫把美国文学中典雅和粗犷这两种不同的流派形象地称为“苍白脸和红皮肤”。这两种流派不仅写作风格相异，而且题材也不同：“苍白脸”多写上流社会，“红皮肤”则多写下层民众。当然两派作家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也大相径庭。解放后我们讲作品的“人民性”，这一标准正好与美国的“红皮肤”作家相吻合，于是许多“红皮肤”作家被介绍过来，如惠特曼、马克·吐温、德莱塞、杰克·伦敦等等。相反，“苍白脸”作家则长期受到冷落，他们的代表人物亨利·詹姆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为中国读者所了解。詹姆斯的朋友伊迪丝·华顿的名作之一《伊坦·弗洛美》虽然早在抗战时期就被我国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译成中文出版，但此书的再版和作者其他少量作品的翻译则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其实《伊坦·弗洛美》还算不上地地道道的“苍白脸”作品，因为它的题材仍然是“红皮肤”的。

伊迪丝是纽约一个名门望族琼斯家的女儿，生于1862年，和她的朋友亨利·詹姆斯一样，她在家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多次出国旅行。1885年她和一

· 2 · 纽约旧事

个比她大十三岁的有钱的波士顿人爱德华·华顿结了婚。此人性格虽好，但他们却很少共同之处，几年以后，爱德华患了精神病，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离婚，从此以后，伊迪丝长住巴黎，直到1937年去世。

伊迪丝·华顿起初是为了排遣上流社会家庭生活的苦闷而开始写作的。她从1880年开始发表小说，1889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问世，获得了意外的成功。1905年长篇小说《快乐之家》出版，使她成了本世纪前二十年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1920年出版的《天真的年代》为她获得了普利策奖。她一共写了十九部中长篇小说，出版过十一本短篇小说集，还有大量的非小说作品。

伊迪丝·华顿和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7)同属“风俗小说家”。所谓“风俗小说”，就是指那种如实反映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社會风俗、习惯礼仪的小说。伊迪丝·华顿的小说大多数描写她所熟知的纽约上流社会，前面提到的两部长篇和收入本集的总名为《老纽约》的四个中篇是这种题材的代表作。在这一类作品中多次反映出个性与习俗的冲突。《老纽约》中的四个中篇描写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纽约旧事。

第一篇《假曙光》写的是四十年代。纽约青年刘易斯·雷西去欧洲旅行(当时上流社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时父亲委托他购买意大利名画创建“雷西画廊”。刘易斯在欧洲受到年轻的美术评论家罗斯金等人的指点，买来的画却是老雷西这些守旧的纽约人欣赏不了的，一气之下，老雷西剥夺了儿子的财产继承权。老雷西死后刘易斯尽管独出心裁举办展览想让他采购的画为纽约人赏识，但事与愿违，他们夫妻俩终于在贫困中死去。这些画仍在阁楼上积满了尘土，无人问津。几代人之后，这些画被拿到拍卖房准备跟旧家具衣物一起卖掉，人家都不要，结果只好拿回家洗刷洗刷打算挂在自家的墙上，这时意外地碰上了识货的人，这批

画的主人没想到因此发了大财，真是莫大的讽刺。

反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纽约生活的《老处女》被认为是这一组小说中最精彩的，完全可以同前面提到的《伊坦·弗洛美》媲美，后来被人改编为话剧获得了普利策奖，接着又被拍成电影。小说围绕着一个私生女蒂娜展现了夏洛蒂和迪莉娅两个堂姐妹之间的争斗。这一对堂姐妹曾经爱过同一个纽约青年，迪莉娅后来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但旧情难忘。夏洛蒂却偷偷地生下了一个私生女，后来夏洛蒂恳求迪莉娅收养了这个孩子，迪莉娅考虑到这孩子身上流着她昔日的情人的血，便答应了夏洛蒂的要求，但又利用这种微妙的关系拆散了夏洛蒂后来快成的婚事，而且始终对蒂娜隐瞒夏洛蒂的母亲身份，甚至后来正式收蒂娜为养女，姓了她丈夫家的姓，想永远把她留在身边，一看见她就可以回味自己年轻时的一段恋情。由于夏洛蒂竭力为女儿争取幸福的权利，蒂娜总算没有重蹈她的生母的覆辙，但直至出嫁，蒂娜仍然把夏洛蒂看作一个古板的老处女姑妈，以为迪莉娅是她的生身母亲。礼俗对个性尤其对女性的压抑在这篇小说中揭示得淋漓尽致，深入细腻的心理描写充分展示了华顿夫人的艺术特色。

《火花》通过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展示了一个心地单纯、性情豪爽的银行家德莱恩跟社会习俗格格不入的一些表现，使人悬念丛生，直到最后才揭示了这种表现的根源：原来德莱恩南北战争期间负伤在华盛顿住院时沃尔特·惠特曼对他的精神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这里又使人想起前面提到的“苍白脸和红皮肤”，他们尽管风格不同，但并不是势不两立的。华顿夫人对惠特曼的敬重从这篇小说中充分反映出来。

《元旦》写的是纽约七十年代的上流社会，女主人公黑兹尔迪安夫人由于需要钱给不能工作的丈夫治病，被人发现跟另外一个男人出入于五马路的一家旅馆，便为当时僵化的纽约社会唾弃，被认为是个“坏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妇

女，正如书中通过一个青年爱慕者所想的那样：“她除了用对丈夫不忠的办法让丈夫平安地度过余生外，别无他法。但是一旦他死了，便用规行矩步的生活来抵偿背叛丈夫的罪责。她这样做，无需任何回报，只求内心的满足。”这里要提醒读者的是，千万不可忽略故事叙述者偶尔遇见一名天主教教士从她家走出来这一线索，因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上流社会的年轻寡妇要求得内心满足，只有从宗教上找依靠。

出身于纽约上流社会的伊迪丝·华顿写《老纽约》这样的作品自然是游刃有余。然而名演员并不只会演一种角色，大作家大多能驾驭多种题材。宋人刘克庄在评大词人辛弃疾时这样写道：“公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钲，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其疎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鲁迅是讽刺大家，然而像《伤逝》这样的小说，回肠荡气，堪称爱情小说中的绝唱。伊迪丝毕竟身手不凡，写纽约上流社会，有《快乐之家》、《天真的年代》、《老纽约》这样的杰作，凭借她敏锐的观察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写农村生活，也有《伊坦·弗洛美》那样的名篇。本集所选的中篇小说《班纳姐妹》写的则是纽约下层人的生活，读起来同样感人。

班纳姐妹在纽约开一爿小店度日，日子过得艰苦乏味而平静。后来姐姐安·伊莉莎给妹妹伊芙林娜买了一只钟当生日礼物，这就招来了钟表铺的赫尔曼·拉米。他的来访使姐妹俩枯井似的心里激起了一层涟漪。姐姐胆小本分，知道自己不像妹妹那么年轻漂亮，所以拉米的多次来访只是冲着妹妹来的，后来拉米却向姐妹求婚，她一时不知所措，就拒绝了。自私虚荣的妹妹最后如愿以偿，嫁给了拉米，带走了姐妹俩多年的所有积蓄，迁居到圣路易。安·伊莉莎孤苦伶仃，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小店，景况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连给妹妹买的那只钟都变卖了。伊芙林娜走后不久就断了音信。安·伊莉莎忧心如焚，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最

后得知的残酷事实是：拉米因吸毒早被公司解雇了。

一年后，伊芙林娜像鬼魂一样地出现在安·伊莉莎面前，疾病缠身。原来混不下去的拉米后来与一个女子私奔，抛下她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举目无亲，只有沿街乞讨，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回到了纽约，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安·伊莉莎关闭了店门，漂泊在纽约街头，茫茫人海，不知投奔何方。伊芙林娜死了，但在临终时皈依了天主教，死得安详；安·伊莉莎活着，但她不仅失去了曾经相依为命的妹妹，失去了赖以度日的小店，而且还丧失了宗教信仰，所以比死去的妹妹更可悲。

无论是《老纽约》这样的上流社会风俗画还是《班纳姐妹》这样的下层人物辛酸史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前面已经提到华顿夫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一瓶毕雷矿泉水》和《石榴籽》则属于“神秘小说”范畴，行家认为这两篇小说是这一类小说中的佳作。《一瓶毕雷矿泉水》充满了异国情调，背景是非洲沙漠，主题是仇恨与凶杀，然而作者完全不写凶杀的过程和仇恨的冲突，而是在创造一种神秘、怪异的气氛，给人种种暗示和悬念。《石榴籽》则是一篇“鬼故事”，故事始终围绕着一些神秘的、字迹不清的信件进行，究竟是谁写了这些使肯尼斯·阿什比丧胆的信件，里面究竟是什么内容，他的第二个妻子一直想弄个水落石出，读者的心也一直追随着她的思路，直到最后才解开了这个谜。

《回顾》是华顿夫人的一部自传性作品。这里选的《小女孩》可以与《老纽约》中的四篇小说参照着读。《亨利·詹姆斯》是一篇优美的文学写照，从中不仅可以了解詹姆斯这位“苍白脸”代表人物的性格和文学观点，也可以了解华顿夫人本人的艺术观和他们两人的异同。

并非所有的大作家文笔都非常优美，但华顿夫人的文笔是有口皆碑的。抒情的文笔又穿插着微妙的讽刺，构成了华顿夫人突出的文体。尽管译文无法跟原文相比，但还是可以找到这种感觉

的。

目前有人随便译几篇东西凑在一起，就冠以某某国家的小说选或诗歌选，至于个人的选集更是比比皆是，是译者自己选的还是按别人的选本译的都不做交待，所以使人很难相信它们是否具有代表性。有感于此，译者在此想做一点交待。这个译本主要根据的是批评家兼小说家，《美国九大女小说家》一书的作者路易斯·奥金克洛斯的《伊迪丝·华顿选集》，想必可以代表华顿夫人的全貌，译本没有收长篇小说的节选，准备以后再出全译本，已有译本的《伊坦·弗洛美》只好割爱，因此这个译本中的所有作品可以说是初次翻译。

蒲 隆

一九九六年九月于兰州大学

目 录

编辑前言	(1)
译序	(1)

第一辑 老纽约

假曙光	蒲 隆 译 (1)
老处女	蒲 隆 译 (55)
火花	蒲 隆 译 (128)
元旦	杨士虎 祁小云 译 (170)

第二辑

班纳姐妹	脱剑鸣 聂 艳 张 柯 译 (229)
------------	-----------------------

第三辑

一瓶毕雷矿泉水	蒲 隆 译 (315)
石榴籽	吴 静 彭阳辉 译 脱剑鸣 校 (344)

第四辑 回顾

小女孩	脱剑鸣 译 (375)
亨利·詹姆斯	蒲 隆 译 (385)

假 曙 光

● 蒲 隆 译

懒洋洋的七月天，空气中弥漫着干草、马鞭草和槲草的清香。阳台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淡黄色的碗杯，里面漂浮着几枚大草莓，在几片薄荷叶的衬托下显得那么绯红。那是一个乔治王朝时代的老碗杯，周围棱角很多，折射出错综复杂的亮光，雷西的两只手臂正好刻印到狮子的双头之间。先生们不时听到嗡的一声，接到这种凄厉的警告后，他们连忙啪地一下拍一拍他们的面颊、眉头或者光秃秃的脑门子；不过他们的这种举动尽量做得不露神色，因为他们坐的这个阳台的主人 霍尔斯顿·雷西先生是不会承认“高岬”是有蚊子的。

草莓是在雷西先生家的菜园里摘的；乔治时代的碗杯是曾祖父（“署名人”的父亲）传下来的；阳台是他的乡村别墅的阳台，这座别墅矗立在桑德湾上的一块高地上。从他运河街的城区住宅驾车到这里距离适中，十分方便。